

## 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獨手丐 十四、渭南雙俠初創紅毛雕

洪景見那人已走，田通又在前面不住揮手，催令快走，只得騎馬趕往。說完前事，便照那人所說騎馬下坡。剛走出半里來路，見地上草多，水泥又深，甚是難走。方覺沈、姜二人的馬多快，也不應走得不見一點影子。忽見側面小山後現出一馬三人並騎而行，馬後一個戴面具的黑衣人把手一揮，意似去往前面山腳會合，並還不令聲張。沈、姜二人也在馬上將手連招，似頗高興，心中越喜，忙照所指趕去。

雙方作人字形一同前馳。沿途草樹太多，雙方時隱時現，中途幾次回顧，來路土崖均無人上，知道未被敵黨發現。沈、姜三人在前，樹林業已在望，內中已有樓角隱隱現出。

勞康笑說：「賊黨業已追到，老賊心細多疑，稍看出破綻便要尋來，我們無妨。田通等三人尚在後面，路大難走，賊黨只有一人上崖便可看出。主人隱居已久，莫要給他惹事。」

沈、姜二人覺著並無動靜，見勞康邊說邊朝後面揮手催快，田通等相隔還有兩里來路，人馬均被沿途野草遮住，馬已不見，只見二人所戴雨笠在野草叢中隱現出沒。有時只見草動，連雨笠都看不見，問怎知道賊黨迫來。

勞康遞過手中鐵管，二人插入耳中照樣一聽，果有馬群踏地飛馳之聲，由來路往土溝中馳去，還未過完，少說也有一二十騎，知是老狗男女大隊追來，遙望崖上卻未見人走上。賊馬到了谷口附近轉角之處似還停了一停，方始往前馳去。

勞康將鐵管要過，又聽了聽，笑說：「老賊果然機警，想是在土溝內發現有人騎馬去而復轉，生了疑心，前面還有賊黨迎來，與之會合，不知何故不曾停留。否則，以老賊為人，必命徒黨上崖窺探。我們有這樹林擋住還看不出，後面三人決逃不過敵人的眼睛。雖然不怕，到底對頭此時人多勢盛，非但討厭，還有許多顧忌，就難占得上風了。田通等與主人素不相識，我們且在樹後等他一等。」

說罷一同下馬歇息。待不一會，田通等三人相繼趕到。剛一見面，田通便認出蒙面人是勞康，驚喜交集，口呼「恩公老前輩」，拜倒在地。

姚、洪二人一聽是鐵蜈蚣勞康本人到此，也同拜倒。勞康連忙拉起，笑說：「田老弟眼力不差，我此次出面，原出意外，本不想現露真面目，特將少年時所用面具帶出，打算事情一完立時回家，不再出頭。這副面具田老弟出道時我已多年未用，又未見過多少面，怎會認出是我？」

田通慨然說道：「後輩不是恩公，早為仇敵閻黨所殺，全家慘死。深恩大德，時刻在念。休說老恩公還是昔年英姿，身材形態一毫未變，只鬚髮比前多白了幾根，別的仍是當年一樣。老恩公這部鬚髮便是記號，看去不多，但是根根見肉，鋼針也似，自從十五年前一見緊記在心，沒有忘記。左腮下面雙環紅痣更是老恩公的異相，如何會不認得呢？」

勞康聞言哈哈大笑道：「本來我真不想露面，方才聽說老狗男女定要尋找報仇，還說了許多狂話。我不知道也還罷了，今既得知此事，他又公然向商氏弟兄強要我昔年信符，雙方並還因此翻臉，再如置身事外，非但使人難堪，也對不起商氏弟兄和你們的盛意。」

「來時我已心動，老弟又是這等說法，只好老著面皮再出獻醜，和老狗男女一分高低，看他這十五年來到底有何本領就此大話。不過老朽江湖上朋友太多，十九有點交情，他們都當我已不在人間。這一出面定必紛紛趕來探望，並與老狗男女為敵，未免有些招搖，並使老賊笑我倚仗人多。這面具暫時還是要用，恕我無禮，我就不取下了。」

隨聽身後有兩人笑道：「娘真料得不差，來者果是勞老世伯。」

眾人一看，左側樹後走出兩個少年男女，年紀都在十六七歲光景，貌甚英秀，各穿一身密扣短裝，外披英雄氅，鬢邊各插一朵紅花，邊說邊走過來，方要拜倒，被勞康一手一人拉住笑說：

「我早看出樹後有人，心想尋常綠林中人決不敢在此窺探，料是一家，因覺你母親在此隱居多年，一向不與外人來往，她平生好友尚還未到，老朽又是蒙面來此，不知主人是否願見外人？我們這幾個生朋友都是素昧平生，想等他們趕到，我先登門求見，問明主人心意再說。」

「不料你母親業已看出來歷。我方才途中留意，原料來路是片荒野，我們走這一大段，這裡地勢又高，老遠便可望見，多半命人迎來盤問，始終不見影跡。走到這裡方看出樹後隱有兩人，你母親怎麼看出會是我呢？」

內一少女搶先答道：「本來姪女兒也不知道，只為從小便聽我娘說起老世伯昔年威名、和先父的交情，可惜年紀太小，不曾見過。但那雙環紅痣的異相母親常說。未到以前，娘在後樓無意之中發現一匹上綁賊屍的驚馬在那旁荒野中亂竄，忙取老世伯昔年所贈鐵管一聽，竟有好幾起人馬在對面土溝內外奔馳走過，知道近年綠林太多，白沙溝和郎公廟賊巢相隔又近。」

「為了這裡地勢荒僻，又只我們一家居住，所種數十畝田地均有竹林環繞，外面還有一層樹林，便是有人登高遙望，也決看不出裡面藏有人家。全家才十多人，除卻每隔兩三日往城市中買些應用之物，輕易不出走動。山口和上溝外面兩處數十家土人當年受我們接濟，決不會向外人洩露。而白沙溝、郎公廟兩處又只近五六年才有賊黨撤踞。」

「青雲山中那伙為首的人以前多與先父相識，聽他勸告，雖未正式洗手，近十年來在山中開出大片田地，不是真個萬不得已，休說再作綠林生涯，連刀槍都見不到一件。以前在江湖上名望又大，無人敢來侵犯，對於我家最是客氣。每逢年節均來問候，最關緊要的一處也和自己人一樣，不會生事，不要沾他的光，即使被人看出，也必當與青雲山中四杰是一家，否則不會在此久居。因此多少年來無事發生。」

「新近聽說老淫賊燕雙飛和紅毛雕伍喜這兩起老淫賊互相勾結，聲勢越大，無惡不作。各仗著一點本領，非但驕狂任性，便對同道中人也無一點情分義氣。先父在日與老世伯和湯八叔號稱江湖上老少三俠，交情既深。雖然專殺土豪惡霸、貪官污吏，劫富濟貧，對於江湖上的惡人照樣不肯放鬆，反更嚴厲。」

「本領又高，無人能敵，全都忌恨，覺著都是綠林中人，為何要管他們閒事。這兩個老淫賊並還有仇，如知我母子在此，就許報復暗算，不得不加小心。又用望筒遙望，隔不多時，便見龍二姑姑和老世伯在對面崖上張望。二姑姑和娘交情最深，乃我家惟一常客。每年至少來住三五個月。自從前年和八叔爭執，八叔那樣和氣的人對二姑偏愛多心，他兩位二十多年來不知鬧了多少閒氣。」

「分手那天便在我家，八叔說二姑對他並非真心，還不如對外人。二姑以前偏又有一為難之事無法分辯，於是說僵，雙方負氣各自走去。我娘想勸，二姑業已先走。隔了一年多二姑沒有上門，但她那身裝束和三副面具我們全都認得，一望而知是她。」

「先雖看不出另外一位是誰，但是，姑自從孤身在外，除和八叔常見，偶然同走一路，永遠孤身一人往來江湖，沒有同伴，尤其是和男友一起，況當賊黨人馬奔馳之際必有要事發生。」

「前日湯八叔又有被害的話，斷定不是外人。後想能和二姑一路、神氣這樣親切的只有昔年老少三俠，八叔是她心中丈夫，自先父去世，老世伯隱跡已十多年，無人再見，只八叔前幾年常露口風，彷彿他知老世伯的住處，但是不便明言。我娘見那人黑衣蒙面，身材相似。」

「已疑老世伯為了八叔被害仗義出頭，跟著便見八叔的馬馱了二人由下縱上，說不幾句二姑先走，師伯正往我們這裡走來。中途忽然藏起。一會又有三騎順坡馳下，先還當是敵人，後見雙方招呼，分路趕來。快要走近，越看越像老世伯，既與二姑一路，又往我家走來，自非外人。後面三騎卻不認得，才命姪女兒來迎，一面準備款待。剛看出老世伯和娘所說相似，跟著這三位叔叔也

同趕到，想聽來意，稍微停了一停，還望老世伯和諸位不要見怪。」

說時，老少六人業同起身，邊走邊談。

姜飛見這兩兄妹都是武家打扮，又都生得英俊美秀，少女更是天真活潑，正在留心靜聽，少女說完，少年笑道：「芳妹就是這樣性急，好些尊客還未請教，便說個沒完。」

少女笑道：「這幾位尊客初次相見，老世伯不曾指教，想因地上泥污，恐髒了衣服，家中拜見不是一樣？這裡繞往前面還有一段路，隨便向老世伯稟告幾句，也要怪我。」

勞康見姜飛望著兩小兄妹聽得津津有味，接口笑說：「你兄妹不必爭論。我歸隱時令尊尚在人間，你兄妹才兩三歲，名字乃武當派有名劍俠樂游子所取。這兩小弟兄便是樂游子高足，又是獨手老俠席泗先生記名弟子，算起來也是你們世交。地上多是水泥，不必拘什俗禮，先代你們引見也好。」

隨將雙方姓名來歷分別說出。

沈、姜二人才知昔年江湖上三大俠盜以鐵蜈蚣勞康年紀最長，成名最早，實在年紀已有八十三歲。兩小兄妹一名萬英，一名萬芳，乃父萬雲飛乃三俠盜的第二位，年比勞康只小兩歲。以礪山大俠湯八年紀最小，其實人也將近五十。

龍靈玉比他還長四歲，雖是多年愛侶，但因好些變故，未能如願，情義卻是越來越深，最後結為姊弟。因其武功精純，看去不過二十多歲。萬雲飛才死六七年。以前勞、萬二俠交往最密，只湯八心有難言之痛，常時孤身一人行俠仗義，除和龍靈玉偶然一起，從不結伴。

三俠齊名，湯八比較後起，勞康歸隱較早。雙方以前難得往來。後因萬雲飛死前談起勞康因聽老妻之勸，在六十七歲上洗手歸隱，連老朋友都不知他下落。昔年分手時還借他兩樣要緊東西，托其尋訪，代為轉交。湯、龍二位人最細心，料定勞康尚有兩個孫兒女，不會隱入深山，到處留心尋訪，居然尋到。

因勞康再三囑咐，並未告人，偶然也去禹王台相見，聚上兩日再走，交情反比以前更深。為了三俠難得一路，尤其湯八照例單人獨馬，來去如飛，不可蹤跡。龍靈玉自從遭了變故，孤身一人。除湯八是她多年知己，良友至交，就同出入也在暗中。

萬妻紅俠女段無雙是她至交姊妹，常往下榻，勞康偶然也和湯八往訪而外，只管暗助湯八，救了不少土人，每出均戴面具，並還常時變易，從不肯以真面目示人。故此這男女諸俠的交情底細知道的人極少。

江湖上人對於湯八更認為年輕後起，成名沒有多年，勞、萬二人便各歸隱，均當雙方雖是齊名，並無深交，不知相識多年，連這兩位女俠的交情都是極深，只燕、伍二老淫賊曉得一點，也拿不准這三人的交情深淺。

賓主八人正說之間，萬芳已當先往前走去。萬家乃是就著原有山勢建成的一所園林。左面是一孤峰，右面一條溪流，背後乃眾人來路。四面先是大片樹林環繞，內裡還有一層竹林果樹。當中約有數十畝平地，田和菜園占去了十之八九。田岸上均有成行大樹，呀陌甚寬。

左山右水，小園居中，竹樹包圍更密，只有一角樓房隱隱露出，不到走進也難發現。眾人正順田岸前行，忽聽前面柳蔭中有人笑呼：「想不到勞大哥今日光降，二妹到哪裡去了，如何不曾回來？」

說完一看，田岸柳蔭下走來老少兩個婦女，一是萬芳，回來是一中年婦人，步履甚快，轉眼對面，知是女主人紅俠女段無雙，忙同趕上。

勞康同了三小兄弟在前，已與主人相見，互相招呼。走不幾步，天又下起雨來，主人忙領來客由一小橋走過，便是一列走廊，由此移步換形，不是花木叢生，便是怪石縱橫，到處都是好景。

遙望前面千行楊柳護著一所樓台，煙雨之中分外顯得景物幽麗，勞康笑道：「想不到十多年的光陰，將這一片荒地修建得這樣好法。記得當年我初來時，只有幾堆山石、一灣死水和大片樹木。如今卻有這好風景，弟妹真會用心思。像我夫婦隱居禹王台，雖仗廟主是自己人，背後對我十分恭敬，樣樣方便，外人只當我是個老香火，隨便呼來喝去，我也以香火自居，守我本分，連附近一些後起毛賊均無一人知我是誰。像弟妹這樣清福一天也未享過。」

無雙淒然答道：「此是你兄弟生前覺著在江湖上奔走數十年，老是為他人忙，自家連一尺之地都無。偶往青雲山訪友，發現這片荒地，又蒙四杰相助，出了人力，才將它開闢出來。不久歸隱，閒中無事，招了幾個苦人一同耕種，共總數十畝田地，每年添修。你兄弟又將所有田地房舍分了一半與這兩家苦人，算在一起才十多人。」

「仗著青雲山諸位老友常年相助，田地裡的出產均叫他們出山販賣，省了許多開銷，因此才有積蓄。此是後山口，四杰弟兄威名遠震，這裡離他們所居後寨不遠，地又荒僻，我們偶然出門也是穿山而過。三面無路，看似一片荒野，實則每一面均有天然阻隔。十年前後面那些墳地還有子孫來此祭掃，近年多成了無主荒墳。」

「除二妹貪近，越崖來此，經年不見一點人跡。因此這多年來外人全不知道我家在此隱居。新近聽說燕、伍二賊越發猖狂，正生戒心，跟著又聽湯八弟遭了暗算，今日還和芳兒他們談起氣憤，想要托人打聽，不料大哥光降。這二位少年只聽芳兒說是樂游子將入門的高足，既與大哥回來，想必是他二位師執之交，來歷家世也都知道了的。」

勞康聞言，見無雙對兩小兄弟十分注意，忽然心動，說道：「我和他二人相識不久，但我深知席泗兄他們向不輕易許可，收徒更談不到，既肯收作本門弟子，那日並還傳他上乘口訣，定必器重。我們都非外人，弟妹少時再談吧。」說時，萬英手中拿有一枝鐵管，不時插向耳中，向來路一面靜聽。

勞康見萬芳問乃兄要那鐵管，便將自己那一根遞過，笑說：「這東西我帶出兩根，送一根與你吧。」

萬芳謝諾接過，忽然驚道：「黃土溝口外如何有了喊殺之聲，也許二姑姑和賊黨動手了吧，她一個人莫要吃虧。我和大哥前往探看，娘說可好？」

無雙笑答：「你真不知二姑本領為人，這類仗著匹夫之勇和敵人對拼的事她向來不做。以我所料，不是賊黨火併，便是另有高人在彼動手。」

話未說完，勞康又將鐵管插向耳中，聽完笑道：「弟妹料得不差，老狗男女定遇強敵，二妹也許在內，雖因隔遠聽不清楚，照此形勢老賊已轉下風。二妹機警，本領又高，少時必有好音。」

眾人邊說邊走，不覺繞到前面樓台之內，裡面乃是兩層樓廳。前面還有四五丈方圓一片平台，房不甚大，地勢極好。雖不十分講究，但極整齊堅固，陳設清雅。樓上前後六間，一半是女主人的臥室所在，一面書房。為想察聽賊黨動靜，回到樓上方始落座，重又分別禮見。

無雙頗喜兩小兄弟，正在盤問二人家世。姜飛因聽勞康說老賊又遇高人強敵，二次想起繁塔和商家堡所遇兩矮兄弟，便問勞康可知來歷，老賊所遇強敵也許是這兩人和李玉紅師叔。勞康還未及答，無雙接口笑問兩矮形貌口音。

姜飛說完，無雙驚問勞康道：「這兩入好似我那兩個學生表弟，前年聽說他為了一事與杜六先生爭執，可有此事？大哥見到他兩人沒有？」

勞康答道：「他二位我雖不曾見到，他那同伴卻曾托我帶話。杜六先生為了此事好生為難，明知樂游子一出面便可無事，但又不好意思尋他。我來前兩日聽說事情已了，雙方把話說開，渭南雙俠也和他成了好友。後來我均未見到，不知確否。不過我想他和商氏弟兄道路不同，怎會去作不速之客。」

「不是和杜六先生把話說好，因防兩小弟兄途中遇險，歸途就便暗護，便是為了湯八弟之事有心尋老狗男女晦氣。方才我聽姜飛匆匆一談，不知詳情。田、洪、姚三位老弟是主人，可聽出一點口氣麼？」

洪、姚二人便將前事說出。雙俠來時只說路過遇雨，想擾主人幾杯喜酒，跟著人便走出，突由望樓之上飛落，將老狗男女打倒。這時兩小弟兄業已上路，後聽小泉弟說，我們走後，商氏弟兄已知來人便是渭南雙俠，本恨老賊上門欺人，不通情理，見被雙俠打倒，心中一快。

正想上前理論，問其何故欺人太甚，連堡門尺寸之地都不給主人留點情面，只要老狗男女答話稍不中聽，立時和他硬拼，就此將他師徒除去。不料老賊機警萬分，臉皮又厚，上來冷不防被人凌空打翻，他師徒人多，單是渭南雙俠也還不怕，並且他來者是客，又和主人多年老友，在堡內受了外人欺侮，不論對方來頭多大，主人均無坐視之理。

無奈驕狠太過，走前已將主人得罪，互存敵意，走時又不夠交情，未等人馬出堡便先出手，除卻真個倚強凌弱、勝者為高，所行所為均犯江湖規矩，無一句說得出去。再見主人這面許多能手紛紛趕出，都是劍拔弩張、一觸即發神氣。單是雙俠已未必能是對手，況又加上我們這許多人，他雖帶有不少徒黨，比較起來還是相形見绌。

二賊黨受傷最重的一個又是他最寵愛的妾童，好些顧忌。老狗男女真個無恥，百忙中竟將那些惡徒揮手止住，說了許多不要臉的話，意似他因和勞、湯二俠生死之仇，今見鐵雙環和花雲豹，急於追問環、馬主人下落，仗著主人多年老友情面，一時情急，情願事後負荊請罪，明知無禮，任性行事，不料主人誤會未等解開，便中鼠輩暗算。

我師徒已有人受傷，此時動手恐傷多年老友和氣。再說，我雖一時任性，不是仗有深交也不會如此。我夫妻師徒來者是客，我只背了江湖規矩，未出堡門動手快了一點，像這兩個鼠輩索味平生，和上門乞過的叫花子一樣，大酒大肉白吃了一頓，連主人的面都未見，便在堡門之內埋伏行兇，本領多高，冷箭難防，無論如何總是外人，此時動手，主人對我誤會未消，照情理上決不應幫助外人。

如與我夫妻一面，便是以多為勝，鼠輩定必不眼，勝之不武，只好暫時忍氣，先向主人告罪，哪怕不肯寬容，由此絕交，變成敵人，也等下次見面再分曲直。跟著便約雙俠五日之內在郎公廟分個高下存亡，有什高親貴友只管請來，我夫妻到日定備薄酒粗肴，竭誠恭候，真要當場出彩，也請換個地方，我師徒心往奉陪，免得擾鬧人家喜事。

我已太重交情，又知商家堡內無人敢動一草一木。主人弟兄威名遠震，萬沒料到會有刺客奸細埋伏堡牆之上，才致被你暗算。這個不足為奇，是好的，我說那兩條路隨你挑等語。這時，手下群賊紛紛喊殺趕來，雖被老賊揮手止住，俱都憤怒已極。內有一個最兇惡的，口說「暗算不是英雄，冷箭誰都會放，反正主人不管，做了再說」。話才出口，冷不防接手便是幾支連珠毒弩。

雙俠自將老狗男女打倒，便立在對面，神態從容，微笑望著老賊，一言不發。及至冷箭飛來，小的一個將手一揚，全都凌空打落，有的反擊回去。大的笑說：「二弟真愛伸手。」

小的笑道：「人家剛送的兩件衣服，被這幾根繡花針刺破豈不可惜？」

老賊看出不妙，過去一掌將發箭賊徒打出好幾步，假意怒罵：「好事你們不會，單學小人，還不快滾！」

賊徒當然明白，正要就勢上馬，被小的縱身一躍，伸手攔住，笑說：「你們不必心慌，遞什麼點子！此時我弟兄只是路見不平，不許倚強凌弱，欺人大甚，並不是和你們打架，要走容易，等我把話說完。」

隨對老狗男女笑嘻嘻說道：「你這一套說完了麼？無須這樣擠眉弄眼，多麼好聽的話也當不了惡貫滿盈。我弟兄蒙主人以禮接待，方才引我進來的那位洪朋友幾次要引見主人，是我弟兄不願和狗男女同坐，加以長路到此，腹中饑渴，準備先擾主人一餐，然後相見。」

「後見你們欺人太甚，那兩人一馬又和我們有點關係，既然遇上，不能坐視，才來這裡等候。初意你如守約，便在堡外相見，問你有多大本領，如此強橫？你如動手，非但違背江湖規矩，也沒有把主人當成朋友。我雖素味平生，蒙以客禮相待，有人在此擾鬧，當他為敵，我已不能相容，何況受欺侮的又是兩個幼童，休說與我相識，便是外人也難袖手。沒料你老而無恥，欺人太甚，連這一門之隔都不能守，並且人家和你素不相識，年紀又小，上來便冷不防猛下毒手。」

「這等卑鄙陰險是誰遇上也必不平，這才將你打倒。你先暗算，不講交情，如何怪人？我和主人雖不相識，既蒙接待，便是客體，所以在門內便你倚勢行兇我也和你外面打去。至於人數多少，任你千軍萬馬，我只弟兄二人，無須約什高親貴友。」

「我弟兄因你陰謀暗害我好友湯八，特意尋來，礙著主人以禮相待，不便當場出手，打算等你迫人之時，去到堡外等你。起初還恐主人護送那兩小弟兄，累我還要多走好些泥地。後聽說是以堡門為界，方喜可以省事，不料仍是空歡喜，你既膽怯情虛，不必裝什門面，容你多活四天四夜，第五日午後我弟兄必往郎公廟尋你師徒算賬。」

「只是在八里岡埋伏、陰謀害人的狗強盜，只要遇上，一個不留。不過湯八兄為人義俠，認得和不認得的好朋友不知多少，我弟兄從不約人助拳，湯八兄傷已快好，別人尋你晦氣卻不與我弟兄相干。趁此五日之內把你那些狐群狗黨全數約來，免得人未約齊，死時後悔。」

「還有和你狼狽為奸、無異你的化身的老淫賊燕雙飛連手下幾個狗男女業已全數伏誅，現在地獄中等你同去遭報。共總三四天的閒空，不必再去尋他，徒勞往返，有此工夫你多尋幾個同黨。我們雖不能借此一舉將你們這些殘害人民的狗賊一網打盡，到底除去一個少一個，依你便了。」

「我弟兄最恨花言巧語，說過算數，你人已丟定，再要不知進退，順口狂吠，當時叫你落個殘廢，再去求人，共總四五天的光陰都不能苟全度過，帶上一些記號回去，還要連累手下小賊少活幾天，就更不上算了。」

老賊真能忍氣，聞言也不動火，哈哈笑道：「你說得對，雙方動手勝者為高，空說無用，大話誰都會說。湯八未死再好沒有，不必多言，到時不要失約便了。」

商氏弟兄一則想給老賊難堪，又想讓兩小弟兄逃遠一點，二則聽說湯八死裡逃生，心中高興，並想借此結交雙俠，暗中命人騎馬追上田、洪二人，出了黃土溝如覺前途有什動靜，可速改道，不可再進，以防老賊追來前後受敵。

又聽老賊口氣，郎公廟必有能者，但是內一主持人與老賊平輩，頗有權力，姚小泉與之交情頗厚，故令小泉一同趕去，追上眾人，由小泉單人上前探路。一面以主人之禮假裝勸解，拖延時候，並將雙方請往戲場，就是真要為敵，非打不可，未出堡門以前都是來客，主人不能旁觀，仍要盡心，要使老狗男女受盡奚落，啼笑皆非，以出惡氣。小泉來時主人正向雙方說話，不知結果。

勞康聽完，便對兩小兄弟笑道：「這渭南雙俠成名不過數年，彼時我已歸隱，並不相識。只聽人說他弟兄二人一母雙生，貌相相同，永遠同出同進，義名遠播，本領又高，名字常時變換，不知底細。新近還是杜六先生向我談起，第二日他便尋來，見了一面，不知怎會曉得我的來歷，談不多時他便走去。表面人甚謙和講理，自稱姓方，江湖上傳說不一，不知真假，想不到會是你萬二孀的表弟。聽二位老弟所說也許不會追來，必是另外還有能手。」

老少數人邊說邊用鐵管察聽，覺著土溝外雙方打得甚凶，賊黨也似不弱。約有半頓飯時忽然停止，賊黨人馬便往白沙溝那面馳去。勞康聽出雙方無什勝敗，好生奇怪。女主人段無雙又說起渭南雙俠一名方齊，一名方奇，因是孿生弟兄，故意取這字音相同的名字，對勞康所說實是真姓，乃崑崙派名宿游龍子韋少少最得意的門人，從小便入師門，用功甚勤，天賦又好。

十六七歲便在外面濟困扶危，專和惡霸惡紳、淫賊兇人作對。此次由故鄉江西趕往開封去尋杜德，實由一事誤會而起，此事杜德也有不合之處。沈、姜二人早就關心此事，正在留神靜聽，勞康已使眼色將主人止住，笑道：

「事已過去，此是杜六先生難過的事，他連本門幾位師兄均不願使知道，難得姊妹是他表姊，那一個想必也是至親，事情更好辦了。」無雙便即改口，不再談起。

萬芳見姜飛望著乃母留神靜聽，似甚急於想知底細，從旁笑道：「娘怎不說二位表叔為何要尋杜六伯呢？」

無雙嘆道：「小娃兒家不許多口，我也不甚清楚。只知杜六叔與一好友發生誤會，和你八叔二姑一樣負氣分手，由此十年未

見，幾與斷了來往。後來那人與你二位表叔無心相遇，談起前事，十分傷感。你表叔只聽對方一面之詞，也沒細想，便拍了胸脯，要尋杜六先生理論。

「先在華山巧遇，為了事在在廟中無心相值，因有外人在旁，所說的話不甚得體，被對方聽去，因而發生成見。跟著約往西峰後面無人之處動起手來。雙方都是一時激怒，不容分說，便打了一整天。正在難解難分，那人忽然得信趕來，六先生已知前事誤會，以前的話又說得太滿，不等人到面前，賣一破綻便匆匆退去。

「彼時你二位表叔下山不久，武功火候還未精純，雖是兩打一，也只打個平手。六先生輕功極好，那人見他望即遠避，越發悲憤，不令追趕。你表叔也知追趕不上，只得罷了。少年氣盛，言語上又吃了點虧，於是結下嫌怨。當時回山苦練了三年，重又往尋杜六先生，非將他尋到一分勝敗曲直不肯罷休。

「杜六先生自見他那好友，勾動昔年舊情，心腸早軟，又聽人說起對方十年來經過，心更不安，只是騎虎難下，雙方都是性剛好勝，無人從中化解，不易言歸於好。你表叔不知他的為人，始終當那俠義之名由於幸致，對他看輕，到處尋他蹤跡。

「今聽你大世伯說，事情已了，分明杜六先生早就想好主意，特意想由他二人身上引出他那昔年老友，就此下台，否則，以你表叔為人和以前所說的話，不是看出對方是個真誠君子，事有誤會，決不肯如此善罷。杜六先生何等機警，如當他敵人看待，也不會在開封等他，如此容易和解。至於經過詳情我並不深知，尊長的事大人不說你們也不要多問。」

還待往下說時，忽聽樓下有人喝罵哈哈怪笑之聲，段無雙母子三人面上立現怒容。兩小兄妹首先往下趕去。